

你不知道，为了对生活发生兴趣，
我们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 安德烈·纪德

生活课

王威廉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生活课

王威廉 著

行发总出

编 译

本 册
售 钱
内 附
附 送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生活课 / 王威廉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360-8400-1

I. ①生… II. ①王…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66059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王 凯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田阳设计视觉传达

书 名	生活课 SHENG HUO KE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0.375 1插页
字 数	150,000字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父亲的报复	I
捆着我，绑着我	35
胶囊旅馆	59
书鱼	83
绊脚石	114
无据之夜	142
云上，青春	166
生活课	195
鲨在黑暗中	214
全世界受苦的人	241
天使沉默	262

父亲的报复

父亲的父亲

每当别人问我是哪里人的时候，我总会想起我的父亲。一想到我的父亲，我便对这个问题变得张口结舌起来。当然，我会很快调整好状态，说自己是广州人。对方一般会继续追问：“广州人？听不出来，你的普通话还蛮标准的。”我只得说：“因为我父亲是北方人。”对方的眉头释然了：“哦，那你也算北方人啊。”就是这么一番简单的问答，却让我心中的情绪经历着隐秘的起伏，变得有点儿张口结舌。这种状态，每每让我打心底里对父亲感到亲近，因为他经常遭遇这样的状态。但是，说完后我深感愧疚，因为父亲总是想方设法回避自己的北方人身份，强调自己是广州人，而我却如此草率地全盘托出，简直像可耻的背叛。

父亲从北方来广州 30 多年了，也许已经 40 年了，谁知道呢！因为他从不谈及自己的过去，好像他自打娘胎里

出来就开始在广州闯荡了。其实，在广州这个地方，外地人太常见了，特别是这30年来，一波波的外地人来这里寻找发展的机会，其中有些还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气得某些本地佬发明了一个词：“北捞。”很多外地人刚开始以为这是“北方佬”的简称“北佬”，于是满不在乎。待得久了，才知道不是“佬”，而是“捞”，捞钱的捞，难听得要命。父亲也不例外，他非常痛恨这个词。他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没捞到钱的失落，又有一种身份上的反抗。虽然父亲从没说起过自己来广州的原因，但他明确表示，他绝对不是为钱来的。他越过这个原因，着重强调自己生命的一大半时间都耗在这里了，早已是地道的广州人了。无论户籍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从理论上说，的确如此，可问题在于，他那一口夹杂着粤语的北方话，在他的主观愿望与客观形象之间，画下了一道深深的鸿沟。这道鸿沟，就连他娶了本地老婆的婚姻都无法填补。

父亲应该一直都没意识到，就连母亲和我都不认为他是广州人。当然，我们没这么直白地说过，甚至，也算不得这么想过，我们只是在和他说话的时候，会像收音机调频那样，不自觉地把粤语转换成普通话。其实，我们用粤语说任何事情他都听得懂，他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好在他对此并不在意，他慈爱地看着我和母亲，在普通话里忽然丢出一两个粤语词汇来，好像我们根本没有转换过语言频

道。我看着他的这种神情，有时会突然觉得他好孤独，那种状态让他像极了一个形迹可疑的流亡者，或是像汪洋大海上的一叶扁舟。但他是我的父亲，我不愿意那样去想他，我会尽可能多地和他讲话，用语文课堂上那种标准的普通话，希望他也能理直气壮地和我讲标准的普通话。但遗憾的是，作为回应，他的腔调里竟然夹杂了更多的粤语词汇，全都变了味，好像那些没学好普通话的本地街坊。

我不记得父亲的家乡。当然，我知道是在山东省，但是在山东省的哪个市哪个县哪个乡我就不清楚了。父亲说在我小的时候，带我回去过，我玩得非常开心。我看着他认真的样子几乎相信了，但我完全不记得。根据他的描述，那里有大片大片的麦田一直铺到了地平线，像大海一样无边无际。我闭上眼睛，好像看见自己穿着开裆裤，在无垠的麦田中奔跑着，农民们把收获的麦子捆起来，堆成一垛垛的矮墙，我蹲下来，藏在矮墙后边，仿佛躲开了父亲和整个世界。我问父亲：“那你一定是秋天带我回去的吧？”父亲想了想说：“不是，是在一个春天，当时还下了一场春雪呢，你妈妈带着你在雪地里跑，但白雪很快就变成了黑色的污泥。”于是，我脑海中的画面便恍惚了，也许我是把自己当作某部电影里的主人公了吧。从此，我在想象故乡的时候，不再把自己置放其中。后来有一次，我向父亲提议，我们现在可以找个时间回去看看，但他婉言谢绝了。

他说故乡已经没什么可留恋的了，亲人都没了，他的父母，也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早已过世了。这个我早就知道了。我继续追问他：“难道没有兄弟姐妹吗？”他犹豫了一下，咳嗽了几声，回答说有一个姐姐，但是她还没满周岁就被送人了，他只是听说过她，从来都没见过她。她就像一个传说。

我看着父亲，他真是孤独的人。

这个人孤独、平凡，是个不折不扣小人物，但他的性格却相当隐忍，能够做到一些无法想象的事情。比如说，他不仅不会讲地道的粤语，而且口才也不怎么样，但不知道他从哪里得来的勇气，居然做了许多年的推销员！一个人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选择自己并不擅长的行当吧，可父亲似乎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并且乐在其中。这就显得不可思议了——他笨口拙舌地奔走在广州的大街小巷，供养着这个家庭，把我从幼儿园拉扯到了重点中学。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父亲提着一款黑色的牛皮包，穿着洗得发灰的短袖衬衫，每天一大早就出门了。他推销一种叫做“菲塔”的洗发水，后来这个品牌还做洗面奶、润肤露，继而还做专门的男士洗面奶、男士润肤露。这让我比起同龄的小伙伴来，唯一的优越性就在于，我从小就使用专门为男士制造的洗面奶、润肤露。也许出于怀旧的心

绪，我现在仍然使用“菲塔”的产品，并推荐给周围的朋友，让他们支持本土“国货”。但话说回来，父亲从来不用“菲塔”，即使各种“菲塔”在家里积压得像座小山一样，他也不为所动。他用看待银行存款样的眼神看待它们。的确，他是个很节省的人，他只用几块钱一块的香皂。他身上那股特殊的廉价香味，是我用嗅觉辨识自己父亲的重要标志。

节假日的时候，除非来台风下暴雨，否则父亲都不休息。他常常说，节假日可是推销员大展拳脚的好日子。我央求他带我一起去工作，因为我对外边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想想看，谁能比一个推销员更深入一座城市的细枝末节呢？更何况广州的零乱无序妇孺皆知，那些毛线团样的道路让它成了真正的迷宫。童年的我读了几篇希腊神话，觉得跟父亲去探索广州，肯定是一场奥德修斯般的冒险之旅。

没想到父亲不乐意带我。他一方面希望我在家好好学习，另一方面觉得带着一个孩子会显得很“不专业”，影响工作效率。母亲说带着孩子会让人觉得更可靠，更有责任感，也能激起别人的同情。他一听，几乎跳了起来，眼神惊恐地看着母亲说：“我可不需要别人的同情，这是推销，又不是乞讨！”母亲生气了，不再和他理论，狠狠瞪了他一眼，用粤语说：“带细路仔玩下啦！你摆款是吗？”他

的肩膀一下子塌了，眼神中的惊恐都涣散掉了。他知道母亲只有着急生气的时候才会和他讲粤语。他无奈地叹口气，一手拎包，一手牵着我的小手，向外走去。在巷子里无论碰见哪个街坊，他都会很客气地说：“早晨好。”这应该是他发音最准的一句粤语了。他带着我乘坐 182 路公交车，向越秀区驶去。人太多了，他一手抓着扶杆，一手箍着我的身体，然后告诉我，整个越秀区都是他负责的地方。他的语气自信，在我听来甚至不无豪迈，就像是黑社会大佬说：这块地头都是我的。我的父亲，即使他只是一个落魄的推销员，在他的儿子面前依然有着豪迈的一面。我喜欢父亲的豪迈。

公共汽车到站了，我们下车走到一家和鱼丸店差不多大的档口前，他让我站在门口等着。他走了进去，和里边的几个人打招呼，并朝外指了指，干巴巴地说：“我儿子。”那些人的目光扫了过来，又收了回去，什么话都没说。父亲看了我一眼，那眼神仿佛有些愧疚。他转身走到里间的仓房拿货，等他再走出来的时候，他黑色的牛皮包变成了一个黑色的箱子，胸前多了一条褐红色的领带。他的头发也变得湿润了，全部向后倒去，像是冲撞了一场暴风骤雨。我想笑，赶紧忍住了。虽然他这个样子有些滑稽，但的确清爽了许多，远远看上去俨然是一个在写字楼上班的家伙。他带着我向城市深处迈进，奥德修斯的冒险正式

开始。不过，且慢……他居然绕过了街边那些雄伟的高楼大厦，向青石板铺就的小巷走去。巷子很安静，低矮的晾衣绳纵横交错，上边搭着刚洗完的衣裤。路边的几只哈巴狗懒洋洋的，半张着嘴巴，急促地喘着气，任由衣服里的水滴打在脸上身上尾巴上，有时，它们干脆伸出舌头来，舔舔脸上的水滴，像是在享受一种美味。这样的巷子和我家的巷子大同小异啊，我有些失望，我渴望看到这座城市神秘的一面，比如那些高楼大厦里边都有些什么，可我的父亲没有办法带我进去，门口的保安老远就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

天气太热了，父亲和我浑身上下都是汗，黏糊糊的，像镀了一层树脂。父亲让我走远一些，他自己站在原地，整理了一下上衣，敲开了一户人家的门。一个穿着花睡衣、扇着扇子的师奶探出脑袋来，父亲有些紧张，开始用夹杂着粤语的普通话推销他的商品。他卖力地说着，把箱子打开来给师奶看，当师奶摇头的时候，他露出了失望的神情。这时候，他不仅满头满脸都是汗，而且汗滴汇聚成河，顺着他的脊背往下流，使得那件旧衬衫紧紧粘在他的背上，他的胳膊都无法灵活摆动了。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回头看我，只是默默地把手伸到背后，将湿透的衬衣像翻书那样揭起来，来回摆动着。这个动作像是一面凸透镜，放大了他的尴尬。终于，他站在那里不动了，师奶早已缩回了门后，

本次行动彻底失败。我看着他，以为他会转头看着我，和我说点什么了，但他没有。他的目光像条鲑鱼从我身上滑了过去，落在了第二户人家的门上。他走过去敲门了……

当他一连敲了5户人家的门，重复完那些令人尴尬的动作之后，他才意识到我的存在。他回过头来，认真看着我，细声细气地问我：“有为，好热吧？”那神态仿佛我也是一位潜在的客户。他把我带到巷子尽头的一家冷饮店，给我买了一根冰棍。我递给他，他摆摆手说：“你吃吧，爸爸不热。”我吃冰棍的期间，他又去敲门了，终于，这家人买了一瓶“菲塔”洗发水，父亲不停地说着谢谢，直到人家关上门，还对着门说了几句。他看向我的时候，脸上泛着兴奋的红光。

我们穿行在青石板铺就的小巷里，偶尔会遇见一些颓圮的祠堂，父亲会放慢脚步，给我讲些历史典故，不乏道听途说、穿凿附会，甚至胡编乱造的成分，就连上小学的我都能识破其中的漏洞。但我还是非常高兴，因为我感到奥德修斯的冒险尚未结束，广州城的迷宫正在解开。有一次，他指着一个名叫“万木”的祠堂对我说：“爸爸希望你以后像他一样，成为对国家有大用的人。”我问：“他是谁？”他说：“康有为。”他说出这三个字时的严峻表情，让我觉得那一定是个大有作为的人。他摸着我的脑袋说：“这也是你名字的来历，你要好好努力，对得起你的名字”

啊！”我懵懂地点点头。如今念及这些小事，才发觉父亲就是这样一点一滴为他自己，也为我，寻找着可以信赖的认同元素，然后，他在看不见的生命深处把它们叠加、融合、沉淀起来。这就是父亲自制的隐形铁锚，他试图将自己的这艘小船更好地固定在广州的大港湾里。不过，随着时光的推移，父亲的铁锚越来越沉了，他几乎无法移动了，这不免有了作茧自缚的悲哀。

母亲在一所民办小学当语文老师，人缘不错，有一次她的同事来家里做客，聊起来，那同事说自己是山东人，母亲随口就说：“我老公也是山东的。”这时父亲正好端了一壶茶进来，那同事见状很激动，站起身来，要和父亲认老乡。这让父亲很尴尬，他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咳嗽着说：“可我，我已经很久没回去了。”那同事说：“你一定要回去看看！现在变化可大了！”“好的，好的，一定。”父亲嗫嚅着说，眼神恍然间变得异常空洞。这下轮到那同事尴尬了，她坐回到沙发里边，尽管脸上还挂着微笑，但看得出来，她变得拘谨起来，在暗暗反思自己究竟说了什么过分的话。这时，母亲解围说：“其实，我都搞不懂他是哪里人，他就像个伞兵一样，是从天上飞下来的。”她的话让大家哈哈大笑，父亲也笑了，尴尬的氛围得以缓解度过。从那以后，“伞兵”就成了父亲的绰号。不过母亲和我从未那样去称呼过他，我们看着他孤独的背影，总会忍不住

想起来。那种时候，我和母亲的眼神碰在一起，“伞兵”，一声呐喊回荡在我们心间。因此，这不是一个用嘴巴说出的绰号，而是一个用眼神说出的绰号。

但是，我真的很爱我的父亲，我甚至是崇拜他的。尤其想起和他一起出门推销的日子，他所遭遇的艰辛与尴尬并没有降低我对他的感情，反而加深着这份感情。我无法想象一个人用那么笨拙的方式那么执着地推销产品，居然还养活了一个家庭。我压根无法做到。比如说我的口才也不好，我在学生时代最怕的事情就是在课堂上公开发言，尤其是被老师点名，站在讲台上面对大家的时候，我都快要窒息了。每当那样的时刻，我的脑海里总会想起父亲：父亲把手伸到背后，把汗水濡湿的衬衣从脊背上揭下来，像蝴蝶翅膀那样扇动着。那时的我早已满头大汗，衣服沾身，可我连把手伸到后面揭开衬衣的勇气都没有，我就那么傻愣愣地站着。啊，我讨厌这样的自己！所以说，我的父亲绝对是一个成功者，但他获取的绝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他的一切作为都在拓宽着成功的定义。多年以后，我在一家企业里从事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经常会面试一些求职者，他们的表情让我忽然觉得：父亲之所以能卖出产品，就在于他的那副艰难痛苦却又真诚坦率的表情吧，那里边蕴含着打动人心的力量。

不过，再怎么讲，父亲最终还是丢了这份工作。

那是一个夏天，当然，一年中广州有一半的日子都可以称为夏天，因此那天一定是夏天里最热的那几天。那天黄昏，他提着黑色的箱子回家了，他工作了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把那个黑色的箱子提回家过。可那天，他却左手提着黑色的牛皮包，右手提着黑色的箱子，这让他看上去像个远道而来的客人。母亲正在做饭，菜刚切好，锅里倒了油，吱吱作响。我接过父亲递来的黑色的箱子，看到他衬衣的纽扣全部解开了，露出里边汗津津的皮肤。我第一次看到父亲这样，以前再热的天他都会把扣子扣得整整齐齐的，他经常说，做推销的，你的样子代表着你的产品，所以你看上去一定要像个正经人。可今天，他和巷子里乘凉的那些阿伯们没什么两样了。我觉得奇怪极了，但我看着他阴郁的脸色，什么都不敢问。母亲从厨房走了出来，望见父亲的样子，也不免有些发怔。这时油烧开了，刺鼻的烟冒了出来，父亲打了个喷嚏，大声说：“快去炒你的菜啦！”母亲被吓了一跳，像鸵鸟那样缩回了脖子，继续炒菜了。家里弥漫着一种诡异的气氛，和厨房的油烟交织在一起，让人感到房间像是塑料温棚一般，闷得喘不过气来。

吃饭的时候，父亲的沉默像一堵墙，把他和我们隔开了。但是，他咀嚼饭菜比平时有力了很多倍，那种可以咬碎骨头的声音刺穿了他的沉默之墙，扎在我们的心上。就

在我们即将承受不住的时候，他突然开口了，而且骂了一句脏话：“他妈的！那些北捞！”母亲夹菜的筷子抖了一下，停在了半空中，一根青菜掉在桌面上，像一条受伤的大青虫。足足 10 秒钟后，母亲才缩回了筷子，小声说：“你别这样说，太难听了。”我也小声说：“是啊，好难听。”父亲涨红脸，大声嚷嚷起来：“北捞北捞北捞！我就要说！怕什么？！我又不是北捞！”母亲改用粤语低声说：“小声点，小声点，慢慢讲啦。”母亲一说粤语，一道无法翻越的墙壁就会矗立在父亲的面前。但是此时此刻，他真的很想对母亲说些什么，他刚刚发出第一个音节，母亲又用粤语说：“莫好讲粗口啦。”母亲轻柔无骨的粤语和谨慎瑟缩的神情硬是把他的话堵在了嗓子眼里。他脸部的肌肉开始痉挛，然后嘴巴张得好大，像是一条快要窒息的鱼。我赶紧倒了杯水给他，杯子在他手中微微颤抖着，环形的水面上激起了不规则的细密波纹。

他沉重地吐了一口气说：“那些北捞害我丢掉了工作。”

我和母亲呆住了，我们只是以为他在外边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根本没有想到，他居然丢掉了工作。在我心里，父亲作为推销员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尽管他做得笨拙甚至可笑，但我无法想象一个不是推销员的父亲，简直像是无法想象明天的太阳不再升起。我很想安慰一下父亲，但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母亲的眼泪涌了出来，她用标准